



一、关于“荒岛岛民”

庄士敦说《尚书·禹贡》提到的“荒岛岛民”，指的“岛夷”。但《尚书》记载“岛夷”有两处。一是“岛夷皮服”，二为“岛夷卉服”。

根据孔颖达的注疏，前面一个“岛夷”，应为“鸟夷”，孔颖达说：“孔读鸟为岛。岛是海中之山，《九章算术》所云‘海岛邈绝不可戕量’是也。《海曲》谓之岛，谓之海曲有山夷居其上，……郑玄云：岛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王肃云：岛夷，东北夷国名也。”

孔颖达注疏的第一句“孔读鸟为岛”非常关键，原来在孔颖达看来，是孔安国在整理《尚书》时，将原文中的“鸟”字，错“读”成了“岛”。所以陆德明“《海曲》谓之岛”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实际上是说“这里所谓的‘岛夷’，海曲人都称为鸟夷”。他引用郑玄和王肃的观点，说这“岛夷”国位于东北之地，岛夷人是“东方之民”，以狩猎为生。

为什么会出现“改鸟为岛”这种错误呢？是因为在上古时代还没有“岛”字，那时候要表达“岛”这个意思，就写成“上鸟下山”的“生造字”，而这个表示“岛”意思的新字，读音就是“鸟”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说，这个字表示“海中往往有山可依靠”。他指出这个字的意义“从山”，读音为“鸟声”。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岛”字就读作“鸟”，所以《汉书·地理志》把在冀州、扬州出现的“岛夷”，都写作“鸟夷”。到了《史记·夏本纪》里，冀州仍然是“鸟夷”，但是扬州已经变成“岛夷”。然而“据清人王先谦考证，原亦作‘鸟夷’，‘后人妄改’。《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鸟夷’而无‘岛夷’。据此，则‘岛夷’实为‘鸟夷’之误，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岛夷必定居住海岛之说。”

在依靠手抄本传播的古代早期，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错改、错读屡屡发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错误，有些可能无伤大雅，但有时候却直接影响事情的性质。究竟是“鸟夷”，还是“岛夷”，不仅是文字之差，其所指对象的位置，

《尚书》“岛夷卉服”与舟山“土著先民”

□倪浓水

清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外籍老师庄士敦，在其所著《佛教中国》许多内容涉及舟山和普陀山。舟山本地学者翁洁静将这些内容单独检出，翻译出版《馨香永溢的“小白花” 庄士敦眼中的普陀山》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尚书·禹贡》里有一篇文章提到了‘荒岛岛民’和他们的祭品‘草编服’。一些中国评论家认为，这篇记录了三千年前发生事件的文章谈及的可能就是舟山岛民。追溯到有更确凿可靠的历史记载时期，我们发现：两千到三千年前，所有的舟山岛民均为土著人（古越族之外越人）。这些土著人构成了半野蛮诸侯国——‘越’的部分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越’曾是古代中国东部地区一支最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甚至晚到汉代，舟山岛民无疑被认为是‘非华夏人种’。当时他们被称为‘东鯤人’，汉字‘鯤’的结构，是象形字‘鱼’和‘野人’的组合。”

庄士敦这段话包含了“荒岛岛民”“草编服”“东鯤人”三个要点。它们这都围绕“舟山岛民土著”展开。对此，学界观点分歧不一。本人不才，试作抛砖之论。

更有天地南北之别。因为如果是“鸟夷”，那么其位置在北方冀州，现今河北、渤海湾一带，也就是陆德明所说的“北夷国”所在。如果是“岛夷”，其位置就在扬州一带了。

孔颖达著《尚书注疏》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因此他把《尚书》中涉及“岛夷”的两段记载，明确地进行区别。他指出第一个“岛夷”有可能是为“鸟夷”之误，而对第二个“岛夷”，他特地注疏说：“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

二、关于“草编服”

《尚书·禹贡》所记，究竟应该是“鸟夷”还是“岛夷”，孔安国有没有进行过“私改”，由于原本《尚书》已经不存，已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许多人就把重点转移到了“皮服”上，也就是庄士敦文中所说的“草编服”问题。

陆德明就把“岛夷皮服”放在一起进行阐释。他说“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意思是居住于岛上的人们，靠动物毛皮御寒。他们所能呈上的贡品，也就是这种“皮制服”。以前生存困难，上贡少，现在不但有皮衣穿，还能上贡一些，说明“明水害除”，水灾已经消退。孔颖达《尚书注疏》，对“皮服”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可见这种“岛夷”之民，穿的都是动物皮毛，狩猎特征明显，与捕鱼为生的舟山海岛居民，差异极大。

我们来看第二条“岛夷卉服”。

陆德明是这样为“岛夷卉服厥能织贝”作“音义”的：“南海岛夷，草服葛越。”注释“织贝”说：“织：细紵；贝：水物。”

孔颖达《尚书注疏》：“《释》草云艾草。舍人曰凡草百，一名艾。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

可见所谓“卉服”，是用草编织的衣服；所谓“葛越”，是用葛藤丝纺织的“葛布”，这与北方“岛夷”（鸟夷）用动物皮毛制作衣服完全不同。

这样，通过“皮服”，也就是“岛夷”人生产和穿着的服饰，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尚书·禹

贡》有关“岛夷卉服厥能织贝”所记载的“岛夷”，就在扬州也就是古代扬越所在一带的海边海中。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有人继续缩小“岛夷”人活动的区域。魏觐山《岛夷释》就将这“扬州之地”发展至沿海地区：“岛夷当指居于我国东部大陆沿海过着狩猎生活的原始部族。”这与孔颖达“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的观点，非常一致。

“扬越”是百越的一种。孔颖达《尚书注疏》所引述的左思《吴都赋》“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指用芭蕉叶提炼制成的布，它与葛布一样，质量上乘，比罗纨还要柔软。之所以叫“葛越”，主要是越人生产和穿着。这里，因“葛越”布，《尚书·禹贡》与越地有了关联，从而也与舟山群岛有了联系。

而这正是庄士敦所表达的观点。与此有关的，还有“东鯤人”问题。

三、关于“东鯤人”

“东鯤人”的最早记载来自于《汉书·地理志》：“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鯤”指鲎鱼。现今的鲎鱼为淡水鱼，古时候很可能淡、咸水域都能生存。鲎鱼个头很大，据说其鱼皮可以制作衣服。

“东鯤人”，其意很清楚，指的就是东方以捕鱼为生的人。这个“东方”位于“会稽海外”。这里的“会稽”指的是绍兴。“会稽海外”显然是指绍兴东北面也就是钱塘江口外东海上的某处。

但是这个“某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学界至今还在讨论。有人认为是指日本，有人认为是指台湾，但也有人认为是指舟山群岛一带，至少庄士敦为“东鯤人”就是指古代舟山“外越土著人”。

“岛夷”为舟山群岛的说法，最早来自于元代吴莱《甬东山水古迹记》：“夫昌国，本《禹贡》岛夷，后乃属越。”[(元)吴莱撰：《甬东山水古迹记》，(明)周应宾《普陀山志》，武锋点校本

《普陀山历代山志》，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意思是说，现在的昌国（舟山），就是《禹贡》所记的“岛夷”，远古时代属于土著部落，后来成为越国的一部分。

著名历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陈碧笙先生也持有类似观点：“‘岛夷’虽未完全消失，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或亦较为疏远，但既然保持有一定的贡献往来，其住地当为靠近大陆的某些海岛。这些海岛，就冀州‘岛夷’说，似当求之于黄海之长山群岛或渤海之庙岛群岛；就扬州‘岛夷’说，似当求之于东海之舟山、嵎洲群岛。”

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岛夷’是指今舟山的说法也同样经不起推敲。舟山在春秋时是吴越的地方。越的中心就在会稽（浙江绍兴）。舟山对会稽而言近在咫尺，早已是‘管内’的了。《史记·吴世家》记载：越灭吴后，‘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越王勾践想把他安置在那里养老终身。这样的地方，在《禹贡》时代怎么会称‘岛夷’呢？《禹贡》是儒家的经典，封建士大夫修山川地志，都想从这部经典中找到根据，因而难免有些牵强附会，看来吴莱是犯了这个毛病”。应该说，这个反驳是很有力度的。

四、结语

我们认为，说“东鯤”人是舟山土著，既正确又不正确。因为“东鯤”人是一种泛指，泛指生活在舟山群岛、日本列岛、台湾澎湖列岛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外越”人。正因为都是“外越人”，也就是广义上的“中华人”，所以他们的“岁时来献见”，就不同于一般的海外番邦的朝贡，而是既有朝贡，又有“回家探亲”的意味，所以《汉书·地理志》既强调了他们与“会稽”（百越的中心）的关系，又突出了“献见”，即既“献”（朝贡）又“见”（探亲相见）。

所以说“东鯤人”，肯定包括了舟山群岛上的“土著先民”，但也不仅是指舟山群岛人。

清代诗人眼中的舟山海岛风光

□鲁雪营 刘震

们在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切。

舟山群岛奇峰重叠，怪石嶙峋，展现了特殊的地貌美，清代诗人刘梦兰在《石壁残照》中所描绘的“石壁孱颜影倒横，夕阳闪闪十分明。若教移入天台郡，霞影何曾让赤城”生动地再现了石壁景色的壮丽景象，当夕阳的余晖洒在石壁上，不仅照亮了石壁，更是赋予了这些自然景观以生命。舟山的石壁景观，如雄伟的石峰、陡峭的石壁、色彩斑斓的石幔和清澈见底的石潭，在夕阳的照耀下，如同被赋予了神秘的气息，“石壁残照”也因此成为蓬莱十景之一。

此外，舟山的海上日出常被诗人们以美妙的诗句来歌颂。清代诗人吴标在《海天浴日》中，再现了嵎洲列岛海上日出的壮丽场景：“瀛州东去是扶桑，夜半先腾万里光。巨掌拍浮应夸父，银盘藻洁想商汤。”诗人在描绘海上日出时，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波涛汹涌，如同夸父奋力划动的巨掌，将旭日推向天际，这一富丽的景象展现出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在海天辽阔的嵎洲列岛观赏日出，自是平生一大快事，此诗不但画出海上旭日华美晶莹，更表达了诗人观看海上日出时的激动心情。大海的起伏翻腾充满气势，喷薄而出的一轮旭日真如汤之《盘铭》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舟山群岛上观看海上日出，更能体会风景这边独好。

三、清代诗人笔下的舟山群岛的人文景观

舟山群岛丰富的历史遗迹和地方风俗同样令人着迷。清代，文人游历舟山时，常常被这里的古迹、寺庙所吸引。同时，舟山群岛独特的地方风俗也吸引了一众诗人的眼球。他们在作品中详细描绘了这些人文景观，展示了这些历史遗迹宏伟悠远的文化蕴涵。

庙宇的巍峨和钟声的悠扬，让清代裘琬写下了描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接待寺——祖印寺的诗句：“海外寻初地，重游似梦中。吞城蛟鼓浪，遶岫麝嘘风。一榻钟声断，三更佛火红。庐峰遗范在，清语见深公。”此诗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寺庙周围的雄壮秀丽的环境，更记述了庙宇内的佛事活动。

文人们在作品中还记录并赞美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和节庆活动。舟山的灯会，灯火辉煌、万人空巷，而迎神风俗则通过隆重的仪式表达了对神的敬仰和对平安的祈求，反映了舟山人民在生产活动之余尽情享受娱乐的意趣。清代诗人陈庆槐在《舟山竹枝词》中写道：“自不灯繁缓九华，万竿旗帜绕千家。纸糊龟隶驱囚走，青府赛神如放衙。”作者在此诗末自注：“三月望日，里中迎泰青府神。”这首诗写出了赛神会的热闹场景，不仅展示了舟山的文化传统，也突显了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尊重。

四、清代诗人笔下的舟山群岛意象

清代诗人对舟山风光的深厚喜爱和赞美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表现，还为后人提供了感受舟山之美的独特视角。厉志的《桃花山歌》，描摹他独自游览桃花山时所看到的桃花盛开的情景：“忆昔独游桃花山，桃花开遍春山巅。片片飞落作红雨，乘风飞逐东海湾。”此诗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桃花山，感受那片片片飞舞的桃花雨。祝德风的《题朱家尖》：“至今何处问朱家，剩有山尖水一涯。秀削生成峰独耸，攀藤直欲伴云霞。”如今已经不知道因其名岛的朱家到哪里去了，只留下高耸的青山和一湾湾碧绿的海水。岛上的大青山高耸陡峭，攀援面上的藤蔓与云霞为伴。“瘦削”二字写出了大青山的外形棱角分明。“峰独耸”更是写出了山峰的高耸挺拔且独立的姿态，它在周围的景

色中显得格外突出和醒目。诗人通过呈现岛上高耸的山峰和辽阔的海景，表达出对舟山美景的欣赏和赞叹。

与此同时，清代诗人们常通过描绘舟山的风光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悟，这使得舟山的景观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成为诗人思想和哲理外化的载体。刘梦兰的《鱼山昼楼》“大小鱼山气吐银，惯看楼阁起鳞鳞。岛间时有乘槎客，未许凭栏一问津”在描绘海市蜃楼的奇幻景象的同时，也在告诫人们，面对世界的纷繁复杂和神秘莫测时，既要保持对美好和未知的向往，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表象的虚幻和探索的艰难，以平和、敬畏和谦逊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厉志在《桃花山歌》中描写桃花雨的同时，也隐喻了人生如同桃花般短暂美丽，易逝不复。祝德风的《题朱家尖》不但生动形象地告知读者朱家尖地形地貌，其中“攀藤直欲伴云霞”还隐含了诗人孤傲、清高的人生追求。通过这些诗作，清代诗人将舟山群岛的自然风光与人生感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所见之景来呈现舟山风光中的文化内涵及由此得到的人生感悟。

总之，舟山群岛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清代诗人笔下的瑰宝。通过对舟山的海岛风光、渔村生活和历史遗迹的描写，清代诗人丰富了古代诗歌的题材，为地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这些诗作不仅体现出舟山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为后人了解清代的舟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诗作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海岛意象和想象资源。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舟山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关注，清代时期，更是成为众多诗人笔下的经典意象。这些诗作不仅描绘了舟山群岛的秀丽景色，还蕴含了诗人们对自然的敬仰、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文化的传承。他们的文字，展现舟山的美丽风光，也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

一、清代诗人与舟山群岛的渊源

舟山群岛地理位置独特，清代时期更因其优越的港口条件成为海上贸易和军事防御的重要基地。许多清代诗人由于官方差使，或旅游和避暑等原因，来到了舟山群岛，在这些游历过程中留下了若干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有一些清代诗人在仕途失意或晚年选择归隐舟山，以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创作灵感。舟山的山水风光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也为诗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如刘梦兰在《衢港渔火》中描绘了渔场的盛景：“无数渔船一港收，渔灯点点漾中流。九天星斗三更落，照遍珊瑚海内洲。”展现了舟山渔场的繁荣和美丽。王希程面对岱山县东沙镇横街鱼市时，发出了“才见喧阗朝市散，晚潮争集又横街”的感慨，这展现了舟山鱼市的繁华和活力。这些诗人的作品不仅反映了舟山的独特风貌，也传达了他们对舟山深厚的情感。

二、清代诗人笔下的舟山群岛的自然风光

高耸入云的山峰、陡峭的岩石峭壁、深邃幽秘的洞穴、波涛汹涌的海浪、不断涌动的潮汐和星罗棋布的岛屿构成了一幅幅壮丽的自然画卷。这些景象深深打动了清代诗人们，他